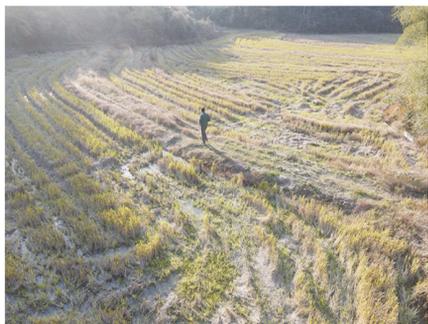


工作只要游山玩水、拍照打卡 这是什么“神仙”职业?

株洲晚报融媒体中心/张威 文/图

他们,一双黑胶套鞋,一个简易书包,手拿图纸,腰挎GPS;他们,头顶蓝天,脚踩黄泥,常年在野外拍照打卡。很多人羡慕他们,在工作的同时游山玩水,但其中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近日,记者跟随耕地动态监管外业核查工作者外出工作了一天,探寻这个鲜为人知职业背后的酸甜苦辣。



▲遇上大面积地块,王昊需来来回回取景多次。

在山间野外拍照打卡

城市发展每占用一块耕地,相对就需要新开垦一块耕地补充,保证耕地总量不变。外业核查工作者就是要确保每一块新垦耕地面积不少、耕种有效。
“终于有人可以聊天了,赶紧上车吧。”早上8点,记者见到了王昊,今年30岁出头的他,是市规划设计院测绘分院国土规划所所长,也是当天的“导游”。

根据计划,王昊当天要对渌口区南洲镇乌石垅村、大观村和泗马村的9个地块,共计101.6亩新增水田情况进行核查,并反馈各地块开垦、种植和整改等情况。

上午9点,车至乌石垅村一处水田旁。“车进不去,还有几里路,只能靠走了。”说完,王昊便换上套鞋朝山里走去。由于新增水田通常分布在山间角落,除了农耕设备,其他车辆根本进不去,外业核查工作只能靠走,或者是爬。

尽管有太阳,但走在山阴一面不由觉得格外湿冷。为了不把设备弄脏,王昊拽下一把湿润的野草擦了擦手,在前往核查点的路上,他端着手机时不时会在原地转上一圈,以校正GPS的坐标。

在山窝中,王昊见到了第一处要核查的水田。时值初冬,水田并未耕种,只有点点新绿让黄土显得不那么单调。“目前种上了油菜,到明年春季这块水田就会种上水稻。”说完,他拨开灌木,下到田埂,开始核对坐标、拍照上传。

其实,外业核查工作和旅游有着相似之处,到一个坐标点要拍照并上传,但不同的是,王昊的打卡地是人迹罕至的山间田野,上传的则是新增水田的实时情况。



▲从青绿到金黄,脚下的稻田,王昊已路过多次。

在艰苦环境中“游山玩水”

中午12点半,路过一户农家,王昊打来一壶开水,泡上两桶方便面后,又开始摆弄手机。趁着午饭时间服务器网速不错,他开始上传数据。乡下传输信号不稳定,如果数据上传失败,一天的工作只能从头再来。

放下手机,匆匆几口便是一顿。方便面、面包、饼干……只要能吃饱,瘦高的他不挑剔。由于外业核查工作只能在白天进行,而每次核查的地块不同,开车距离和路线也不固定,常常在野外忙到中午的他,不会为了吃一顿像样的饭而浪费有限的光照时间。“外业核查工作既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项体力活,不仅要跋山涉水,还要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王昊说。

吃完正好下午1点,车头朝南,继续出发……都说艰苦和乏味是野外工作的基调,但在王昊的回忆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被蛇拦住去路,被土狗追,被蜜蜂蛰……”一路上,他轻描淡写地述说着各种险境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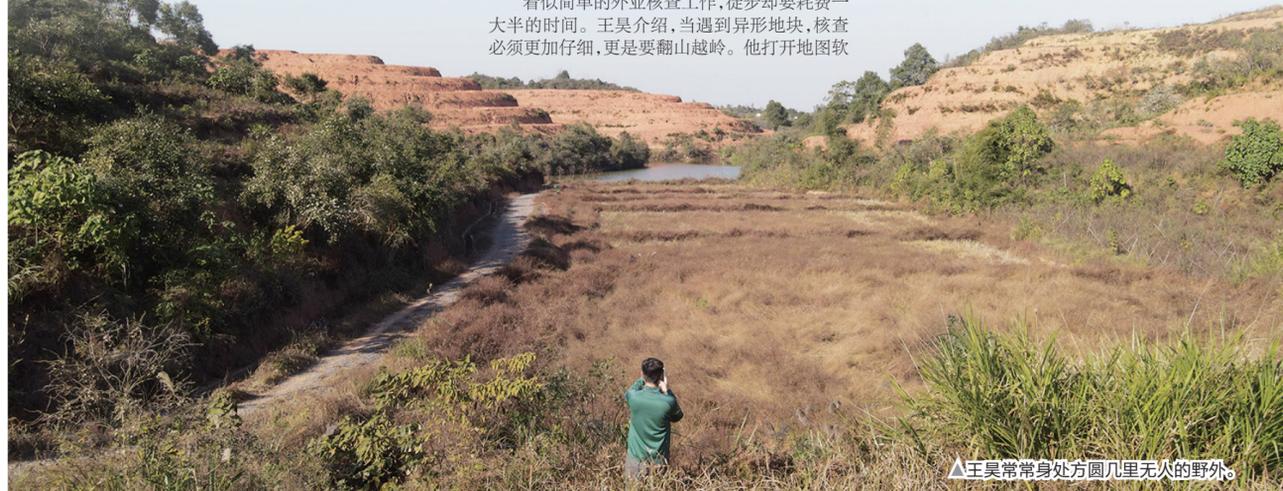
看似简单的外业核查工作,徒步却要耗费一大半的时间。王昊介绍,当遇到异形地块,核查必须更加仔细,更是要翻山越岭。他打开地图软



▲长期的野外工作经验,让王昊练就矫健的身手。

件,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年多来徒步的轨迹,“相当于跑了4次全马。”

下午4点半,当完成最后一块田地的核查工作,王昊回到车里,长舒了一口气,“看样子,今天能赶在天黑前到家。”



▲王昊常常身处方圆几里无人的野外。



记得少年骑竹马

陈淑娥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爹和我几个大叔都在外谋生。家中奶奶就像慈禧太后般管理着几房儿媳和一群螺蛳壳拐的孙子孙女。

那时有两个堂兄、一个堂姐与我一道上学,一年级是我,三年级一个,四年级二个。在那用“瓜菜代”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兄妹只要一放了学,就像出笼的鸟儿,把书包一股脑全放在田埂上。大哥手握枝条,弯着腰一条沟一条沟用眼睛看,用树枝扫,看哪条沟鱼多,然后他会大声命令二哥赶快堵住沟的下游作一泥巴土坝,他自己一遍一遍地用枝条把鱼往下游赶,再迅速到上游筑一土坝。兄姐几个同时挽起裤脚,齐齐跳进水沟,用带中餐吃过的空碗奋力向外泼水,等沟里的水差不多见底时,小鱼小虾、泥鳅田螺一个个束手就擒。记得一次大哥捉了一条好大的鲫鱼,怕有二寸长,他扯下一根柳条,在尖上打个结,教我穿过鱼鳃。我左手抓鱼,右手握枝,小心翼翼地穿着,不料鲫鱼一个打挺,掉水里跑了,众兄姐把我骂得要死。

每到星期天,老佛爷便会安排:伺子砍柴,妹子寻猪菜。这时大哥就提出:我们要么一起砍柴,要么一起寻猪菜,大人拿我们也无法。我最喜欢大哥带我们砍柴。他经常会领着我们到一个一般人从不涉足的山谷里,通往山谷是没有路的,要从一个人高的高草中用柴刀,从旁边斜出的杂树中逢树砍树逢刺刺开出一条路来。山谷两边稍林交错,形成绿茵茵的圆拱洞,谷底流淌着一条终年不断流的山榨水,水里游着一条条像眼睛一样黑的小鱼。山谷看不见头,里边深得黑黝黝的,有成团成团的白雾往外涌,大人们都说那里有名堂,我也好怕,总觉得里面有神鬼出没。蛇像藤一样缠在树上,有的蛇肚子胀得鼓鼓的从鸟窝里爬出来,乌妈妈站在另一棵树的枝头伤心地大喊大叫。我们恨死了蛇,又怕死了蛇,拿它没办法。偶尔能看到一棵胖胖的没有叶子的黑树站在那儿,走近,原来是一棵枯树,上面长满了肉肉的木耳。

大哥领着我们总是先安抚肠胃。摘洋冬饭、碎米子、野草蕨、空冬粒,最好吃的当然数毛栗子。只是毛栗不好摘,刺手得厉害。大哥吩咐,他们三个负责采摘和搬运到较为平坦的地方,我负责剥开,不许吃。我用穿着手工布鞋的脚将一个毛栗反复在地上搓来搓去,再用牙齿咬开搓成铺盖卷一样长圆形的黏着泥沙青苔的球子,一颗颗或米黄或黄中带黑或青色的香甜的毛栗就被我一

双又黑又脏的手从熟睡中抠出来。有时毛栗嫩,经不起几下搓,毛栗那嫩黄的肉就裸露出来,我只好流着口水,偷偷地先尝为快了。毛栗剥得多,我也悟出一点,那种毛刺长得又长又多的球子没有肉,相反毛刺又浅又稀的毛栗鼓实。最好的要算独栗子,一打开壳,去掉两边各一陪村的空籽,中间便是一颗圆滚滚的大毛栗。

分毛栗没有量器,大哥只好人从大到小排序,毛栗也是从大到小一人一粒地分。我总是轮到那个分四粒八粒十二粒的,直到分完,我才发现我手中的毛栗比大哥的少一半不止……

傍晚,被山果染得嘴唇黑红乌紫的我们总是泥工做了木匠的活,柴砍得不多,木耳、地皮菌、蕨、小笋子搞得不少,有次还捡到一个大乌龟。

乡贤李遐龄

马立明

乡贤李遐龄,今渌口区(原株洲县)龙船镇人也。他的家烟主塘离我家龙船港近在咫尺,但不是一个村(原称大队)。因挨得近,故隔三差五我们总能见面。

那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个大队都有个文艺宣传队,他就是他这个大队文艺宣传队里的“名角”。李遐龄先生,不但会演、会唱,而且还会自编、自导;更为神奇的是,“他能利用演出前的点滴时间,了解当地好人好事,编成顺口溜,写在小锣片上,作第一个节目演出,深得农村干群的钦佩和好评。”(曹敬庄语)故而,他在他的那个大队和我们龙船港,乃至整个堂市公社(今称乡),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乡贤。加上他后来从教,故人们都尊称他为“遐老师”“遐夫子”和“遐爷”。

“遐老师”正因为有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调任为株洲县文化馆专职文学干事,继而又当县文化馆长、县文化局长,县委办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这期间,他如鱼得水,笔耕更勤。如创作的株洲弹词《毛委员登上伏波岭》《风雨良宵》《护坟记》;花鼓表演唱《张顾问招亲》《“责任制合同”领回家》《夫妻开店》,以及湖南花鼓戏《人财两空》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在省《文艺生活》杂志发表,有的在湖南剧院演出,有的获得株洲市文艺创作奖等。1984年,他成为我市第一个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随后,又当选为株洲市曲艺家协会第一、二届主席,湖南省曲艺家协会理事等。

“遐老师”不但会曲艺,而且还擅诗联、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像我老家包子岭有座“三神庙”,那副由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题写的“三生万物,神佑九州”的嵌名门联,就是出自他

之手。

改革开放后,不甘寂寞的他又当起了企业老板——株洲湘中建设工程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并且一千多年,很有成就。直至古稀之年,方才偃旗息鼓,赋闲在家,以旅游、“平仄”和含饴弄孙为乐。

可以说,“遐老师”是我家乡的一位奇才,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然而,无论他的地位怎样变换,身家怎么尊贵、殷实,他却总能保持做人低调,做事低语的谦逊风格,故他在我们家乡百姓和现今的一些朋友中,赞誉甚浓。对此,我曾赠他一首打油:

能文能艺李遐龄, 上海创业教数人。

为人处世口碑好, 打起灯笼无处寻。

初冬

陈海金

残荷,瘦成几笔线条
勾勒出一片无法言喻的萧索
落叶的絮语,沉淀流年的暖意
栉树,在呼啸的风声中
露出道劲的枝干
独自撑起运里的风霜
一只鸟巢,是搁浅的鸟篷
落满岁月的尘埃
想象一场迁徙
天空,就变得遥远而深邃

一只松鼠,像流浪的音符
跳出树洞的笛孔
竖起尾巴的小伞
在飘雪的枝头,寻觅
一缕秋天漏下来的时光
树洞里藏着的年轮
是温馨的涟漪
轻轻捧读一个季节的寓言

篝火,哗哗叭叭
在父亲的脚边起劲摇曳
关于农谚里的农事
被一根烟杆,述说成一缕轻烟
一场小雪,纷纷落下
将一座村庄洗得发白的日子
渲染出一片梅花的花期
经年,一株抹灿烂的花色
宛若故乡提起的灯笼
烙满漂泊的梦

